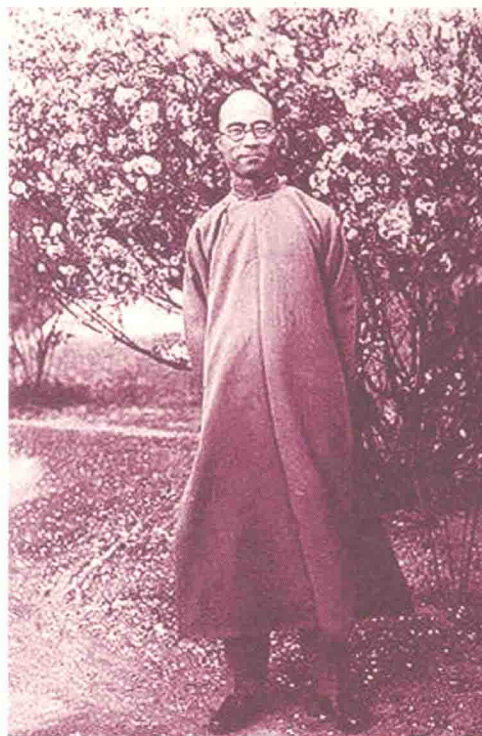


吴宓 视野里的新文学

蒋进国 _ 著



本书为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青年教师出版学术专著资助项目成果

吴宓 视野里的新文学

蒋进国 _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 / 蒋进国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495 - 6532 - 0

I. ①吴… II. ①蒋… III. ①吴宓(1894 ~ 1978) - 文学思想 - 思想评论 ②新文学(五四) - 文学批评史 - 研究
IV. ①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5058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 邮政编码: 214443)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20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序

王本朝

20 世纪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的时代,它总让人有跟不上趟的慌乱感,即便亦步亦趋跟上了,也会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错觉。如果倒过来看,也许还会有悔不当初的迷茫。在这样的时代,吴宓始终坚守人文立场和道德眼光,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自然也会引起人们持续关注的兴趣,具有不断阐释的可能。迄今为止,对吴宓的研究或者是说到吴宓的贡献,总会提到下面的几件事情。第一,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创建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他将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文论,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在高等学校首先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第二,是教书育人,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他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文学翻译家。他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国学研究新风尚。第三,是编辑家,创办《学衡》杂志,编辑过《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闻周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等报刊。第四是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出版《吴宓诗集》,对他人创作多有批评。第五是“红学”和传统国学研究。吴宓曾多次在大学作有关《红楼梦》的学术讲座,发表多篇红学论文,与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对推动我国红学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

作用。这些都是吴宓有口皆碑的成绩,在其历史化过程中也需要深入阐释其意义和价值。

与此同时,吴宓研究还呼唤着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新时代、新语境中展开一场新的对话。比如吴宓旧体诗创作的估价,吴宓日记的文体属性,吴宓思想的古典性和现代性问题,等等。当然,就是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吴宓文章也应尽快收集和整理,出版《吴宓文集》。在我看来,应在吴宓研究的基础资料和专题性上多下工夫,双管齐下,推动吴宓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蒋进国的《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就取了吴宓的专题性研究路径,着重讨论吴宓与新文学的关系。它的角度新颖,问题敏感,材料丰富,分析有力度,有的结论让人耳目一新。它主要回答了吴宓如何看待或想象新文学,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眼光,吴宓的眼光与新文学本身又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开掘出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它在对吴宓文化思想、文学观念进行历史还原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分析吴宓在传统与现代、个体和他人、生命与道德的交错和矛盾。可以说,作者在反思和分析吴宓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意义和局限时,也重新评价和阐释了新文学的历史和意义,他既没有简单地拔高,也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的历史态度,设身处地分析和阐释了吴宓与新文学和新文化从被遮蔽到敞开直至澄明之境的过程。曾几何时,因过分强调新文学之“新”而置吴宓于“旧”垒,忽略了吴宓的持中、守正所产生的“纠偏”功效;反过来,近十多年来也出现了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因对吴宓的“发现”而质疑甚至否定新文学之“新”。历史阐释不能烙烧饼,不能成为“二面黄”,历史是复杂的,历史阐释更应有独特的发现。我非常赞赏蒋进国的研究态度和立场,他认为,吴宓和新文学之间的纠葛,绝非那个时代特有的,二者之间纠葛的核心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才是最值得当代学者关注的。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当下的语境与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惊人相似,今天

我们依然处于和吴宓一样的历史漩涡之中。在与吴宓的对话里,蒋进国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迫切的现实体验。所得出的结论,既让人信服,也给人以丰富的启发。

蒋进国是一位勤奋而善思的青年学者。他曾从河南来重庆,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诚实而机敏,热忱于学术,硕士论文就以吴宓研究为主题。后来到上海,随杨剑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转向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几年下来,尽管也有腾挪跳跃,但始终围绕新文学的文化和文学思潮这个问题中心,展开精深钻研,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次他将其多年来对吴宓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嘱咐我写上几句。应该说,我并非合适人选,但我却是他开展吴宓研究的见证者,也是他研究成果的第一批读者,何况我所在的学校还曾是吴宓先生 1949 年后长期工作的地方,于情于理,都没有推辞的理由。于是,就写了这些感受和想法。希望他能在学术道路上步伐坚实,越走越远。

目 录

绪论 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1
第一章 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思潮	17
第一节 传承和断裂：新文学源流的两种解读方式	17
第二节 浪漫与拯救：现代性路径的错位叠加	26
第三节 “异元论战”：吴宓与现代写实主义文学思潮	38
第二章 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家	47
第一节 志业与职业：文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47
第二节 激进与保守：政治倾向的二马分途	62
第三节 压缩与退让：吴宓的文化空间和生存空间	69
第三章 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创作	88
第一节 语言：吴宓和白话文的堂·吉诃德之战	89
第二节 题材：“愁惨黑暗，抑郁愤激”	99
第三节 风格：“尖酸刻薄讥讽骂詈”	103

第四章 吴宓文学观综论	112
第一节 流变与流弊：吴宓写实小说论	112
第二节 文学与人生：吴宓“三境”论	123
第三节 道德中心主义：吴宓文学观的当代审视	132
结语 作为方法的吴宓	143
参考文献	156
附录	
吴宓与新文学家交往论战年谱(1913—1948)	160
后记	199

绪论 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改变着文学史书写方式,某一作品、作家或文学思潮也随之起降沉浮。曾经被视为主流的,可能慢慢边缘化;曾经被视为反动的,可能变为合理的;曾经被遮蔽的,可能闪现光芒。学衡派,这个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新文化运动反拨力量,使吴宓^①与现代文学发生了各种联系。吴宓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争议最大、受到攻击和嘲讽最烈、被赋予的头衔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很难想象,“卫道士”、“复古派”、“国粹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守成主义者”、“诗人”、“红学家”、“会通派”、“西洋文学家”、“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独立不倚的先觉者”、“会通中西的国学大师”等称号能同时加注在一人身上。更难想象,一个被郑振铎称为“胡梅辈”,被鲁迅“估”来“估”去,被胡适视为爱写“恶心”“烂诗”的新文学反对者,在新时期成为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武器,其诗学和文化主张广受褒奖。吴宓引发的话题业已造成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微妙裂痕:史学界的吴宓是一个“昌明国粹”的传统巨人,文化界的吴宓是一个“文化神州系一身”的文化

^①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学衡派”核心人物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人物,20年代主编《学衡》杂志,借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批判新文学之白话文和浪漫主义思潮,遭致鲁迅、茅盾、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反驳。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曾先后任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教授,有《吴宓诗集》、《吴宓诗话》、《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10卷)、《吴宓日记》(续编)(10卷)等存世。

英雄,文学界的吴宓则是一个新文化逆流。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学家眼中“面目可憎”的吴宓,在当下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眼中“愈发可爱”了。吴宓与新文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讨论之必要。

一、文学史对吴宓的遮蔽和敞开

1935年,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三编里,选了六篇论争文章,合编为“学衡派的反攻”,这六篇文章只选取了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和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两篇,其余四篇都是罗家伦等新文学阵营的反驳文章。导言里,郑振铎用胜利者口吻称,“胡梅辈”办了“一个刊物”,连一个“派”字都不肯赏赐,吴宓则成了“胡梅辈”的“同道”。郑振铎认为对新文化运动“放反对的第一炮”的是林纾,并没有将“胡梅辈”放在眼中,说他们这些与章士钊一样的“复古派”是文学研究会大加讨伐的对象,“仿佛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的太晚了一些”。^①郑振铎对吴宓的态度不算尖刻,其用词比鲁迅温婉多了。早在1922年,鲁迅就已经对吴宓为首的学衡派批判有加。他先是对《学衡》正中要害一“估”,说吴宓等人“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然后撰文《“一是之学说”》,专门挑战吴宓,嘲讽其“太没见识”,最后又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一文中暗讽吴宓等“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践踏文坛^②。自那时起,学衡派和吴宓就已经被历史“盖棺定论”。

此后,1939年李何林《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和195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均用“胡梅派”称呼学衡派,“这些人都是留学生出身,是标准

① 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14、423页。

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很能援引西方典籍来‘护圣卫道’”。^① 吴宓则很少被单独提起。1979年8月吴宓平反至1990年之前的十几年中,吴宓没有引起学界注意。著名学者金克木在1984年曾撰文说:“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②

20世纪80年代初,贬低学衡派的色彩依然很浓。1982年,张宪文在《学衡派浅析》一文中,以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判定学衡派是传播封建主义思想,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主义派别”^③。吴宓进入研究者视野,源于学界对学衡派周边学者的关注,原来没有纳入学衡派核心谱系的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贺麟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这些现代学人时常与学衡派和吴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学衡派在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方面的观点得到清理和认可。1990年,陕西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了《吴宓专辑》,虽然资料尚不完整,确属首次整理单本吴宓论著。之后,《回忆吴宓先生》、《吴宓诗及其诗话》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吴宓生前学习、任教地的学者齐集西安,召开吴宓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吴宓的昔日友人冯至和弟子季羨林、李赋宁、王岷源等纷纷撰文怀念吴宓的学术功绩与文化人格,论文结集为《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出版,标志着吴宓研究正式起步。

二、著述面世与研究升温

1990年之前,学界对吴宓缺乏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史料暂付阙如。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② 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学林漫路》(第九辑)1984年9月。

③ 张宪文:《学衡派浅析》,《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吴宓的著述及其相关资料尚未刊行,许多文章集中在回忆生平、叙述事实上。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之后,吴宓研究伴随其资料的陆续面世而逐渐升温。1992年3月,吴宓之女吴学昭著,季羨林题写书名的《吴宓与陈寅恪》以清华文丛形式面世,吴宓与陈寅恪坚守书斋、执著追求学术理想以及他们“殉道”似的孤寂让学者们深受感染。^①当时,《吴宓日记》尚未整理出版,书中的日记片段引起了学者们极大兴趣。同年5月,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在咸阳开幕,之后《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继《吴宓与陈寅恪》之后,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推出吴学昭整理、钱锺书题写书名的《文学与人生》,此书系吴宓30年代的授课讲义,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论著,却囊括吴宓的文学观、人生观、道德理想、文化追求、哲学架构和宗教信仰等众多纷繁复杂的信息,是从文学、哲学、思想史等各个角度研究吴宓的珍贵文献。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年谱记载的时间跨度有限,留下些许遗憾。但这部用铺张的小说笔法编排的年谱,因其展开的现代历史画卷而独具神秘吸引力。1996年,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收入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诗学总论》,将吴宓诗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比肩,首次从现代学术视角肯定了吴宓的地位。

世纪之交,吴宓的著述迎来刊行高峰。1998年6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吴学昭整理的《吴宓日记》(1910—1942)1—8卷。次年3月,9—10卷(1943—1948)面世。这部日记稍有残缺,却弥补了《年谱》的时间空白。2004年和2005年,《吴宓诗集》与《吴宓诗话》由商务印书馆付梓。2006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吴宓日记》(续编),这套厚厚的10卷本日记,比解放前日记相对完整,所记“文革”前后历史风云扣人心弦^②。2011年,吴

① 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读书》1992年第6期。

② 续编的首印只有3000册,且发行范围有限制。

学昭整理注释的《吴宓书信集》付梓^①。至此,除“文革”期间保存在学生周锡光处的部分资料因故未能面世外,吴宓的论著资料基本出齐,为新世纪前后吴宓研究日益升温打下史料基础。

笔者利用目前收录最丰富、检索也最方便的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对相关成果进行统计,详情见表1^②。

表1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以“吴宓”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及篇名和关键词内含“吴宓”的学术论文分别达70、370、1070篇。吴宓逝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文社会学术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一篇以“吴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1992年、1994年和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以及重庆吴宓学术研讨会分别形成了三个研究高潮,尤其是1998年在重庆^③召开的“吴宓学术研讨会”无疑对吴宓研究起到了持续推波助澜的作用。2014年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了“纪念吴宓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④,下一个研究高潮也将会出现。随着《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诗集》、《吴宓诗话》、《吴宓书信集》等书陆续面世,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数量逐年增多。

① 吴学昭编:《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 表格说明:(1)统计单位为“篇”,统计时间截至2015年1月1日;(2)检索选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3)检索学科范围涵盖“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与“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其中诸如《图书评论》、《出版参考》和部分教育类学报被归入“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一栏,故将“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亦纳入检索范围。

③ 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是吴宓晚年长时间执教之处。他在此地任教二十八载,历经“文革”风雨,几近人生尽头。

④ 2014年10月18日—19日,西南大学文学院主办了“纪念吴宓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主要围绕“吴宓与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衡》杂志研究”、“吴宓国学思想与新国学研究”、“吴宓先生教育思想”等内容展开讨论。

表 1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篇名含“吴宓”的学术论文	0	0	0	0	0	0	0	0	1	1	0	7	4	5	6	8	13	11
“吴宓”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	0	0	0	1	1	2	2	4	2	3	3	7	5	8	14	20	22	28
“吴宓”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篇名含“吴宓”的学术论文	17	15	15	18	11	17	10	11	12	11	17	22	26	30	15	18	19	28
“吴宓”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	32	40	32	41	32	42	43	39	37	46	50	76	79	80	80	59	73	95
“吴宓”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	0	0	0	0	0	0	2	3	2	5	14	6	17	9	1	5	2	4

三、吴宓引发的学界论争

总体而言,吴宓研究大致经历了发掘期和论争期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研究者倾向于客观厘定吴宓在传统文化建构中的角色地位。1992年,《读书》杂志发表刘梦溪《吴宓眼里的王国维之死》等三篇文章,可视为代表成果。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兴起,吴宓研究在传统文化领域掀起波澜。徐葆耕《吴宓与会通派》、程麻《在激情与理性的冲突中——吴宓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陈建中《关于吴宓的“三境”说》、郑师渠《论吴宓的道德观》等属代表论文,这些文章倾向于突出吴宓文化思想的合理性因素,反思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程。

不久,此类探讨走向“矫枉过正”,有学者借此抨击新文化运动,导致论争不断。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倾向,也明显地带上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印记。”^①而孙尚扬则在《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代序”中写道:“孔子之是非非天下之是非,鲁迅之是非或许亦非天下之是非。因此,我们斗胆来重估《学衡》。”^②该文不但要重估《学衡》的价值,而且还要重估《学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抗争的意义,重估新文化人尤其是鲁迅当年批判《学衡》的不妥之处,引起学界质疑。1996年8月《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洪峻峰《〈估学衡〉与“重估〈学衡〉”——为鲁迅一辩》,洪文认为“启蒙与学术的对峙”并不能反映新文化人与《学衡》对垒的实质,“无论如何冷静地调试启蒙与学术之间的秤星,也无助于重估当年新文化人对《学衡》的

①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② 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指斥,也不能推翻鲁迅‘估《学衡》’之是非”^①。这种立场得到了舒芜等学者的响应。^②

显然,学界对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存在分歧,这实则是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传统的一次当代交锋,问题的关键直指研究者的立论基点和新文化运动合法性。李怡认为,“无论是先前的近于粗暴的批评还是当下的近于理想化的提升,都不一定符合‘学衡派’的实际”,“‘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③如此理性的反思并非个案,不少学者承认吴宓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又坚持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必要性(张华《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立论严谨的文字应该引起冷静思考。时至今日,这个分歧并没有弥合,反而日渐扩大,而且这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话题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迹象。一方对吴宓坚守传统文化的文化人格褒奖有加,另一方对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立场持批判反思态度,前者大有压倒后者的趋势。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说吴宓“臭名昭著”的越来越少,说吴宓“可爱”的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出现两个吴宓,“文学的吴宓”是负面的,“文化的吴宓”是正面的。

四、吴宓研究的领域分类

目前,近现代思想史、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哲学等各领域都将吴宓纳入研究视野。吴宓研究的趋势已经由生平叙事和史料发掘走

① 洪峻峰:《“估〈学衡〉”与“重估〈学衡〉”——为鲁迅一辩》,《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8期。

② 舒芜:《鲁迅“棒喝”过吴宓么?》,《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8期。

③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向学科细化、理论深化的新层次。这里将吴宓研究的总体领域梳理如下。

（一）思想文化研究

对吴宓思想文化的研究,一方面集中挖掘其传统思想源流^①,一方面着力梳理吴宓思想的外来资源^②。蒋书丽所著《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堪称此领域代表。^③在吴宓传统文化观问题上,近来多数学者对吴宓保守的文化观点渐趋认同,似与一百年来新文化传统存在潜在矛盾。

（二）文学理论研究

吴宓在清华国学院的事功,进一步支撑了其“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④的身份。目前,有关吴宓文学观念、诗论、文论和批评实践的研究还不够深入^⑤。孙媛所著《叩问现代性的另一种声音》则将吴宓与王国维、钱锺书诗学现代性建构理路进行比照研究^⑥,当属此领域新创获。

（三）教育思想研究

无论吴宓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争议,都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出色的教育者。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渊源被挖掘之后,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形象被凸显^⑦。他借鉴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推行“博雅”、“通识”的教育理念,

① 参见袁久红、李冬梅《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程麻《在激情与理性的冲突中——吴宓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李伟民《论吴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等。

② 参见陈怀宇《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张弘《论吴宓思想的体系性及其“一多”观念》、王本朝《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的现代价值资源——论吴宓的宗教观》、张运华等《吴宓与新人文主义》、朱寿桐《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等。

③ 蒋书丽:《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赵连元:《吴宓——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3期。

⑤ 参见陈建中《关于吴宓的“三境”说》和《吴宓的译诗》、刘士林《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论吴宓先生的旧体诗》、张弘《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刘云昌《吴宓的小说观》等。

⑥ 孙媛:《叩问现代性的另一种声音:王国维、吴宓、钱锺书诗学现代性建构理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⑦ 代表性的论文有:戴家祥、林在勇《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张致强《吴宓暮年点滴事——吴宓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祭》等。